

俄網絡主權保衛戰 防美國滲透

俄羅斯即將通過「網絡主權」法案，以國家安全為由，建立獨立自主的網絡，在必要時可以「斷網」。總統普京公開主張限制網絡，批評西方也在監控人民的通訊。

俄羅斯即將通過「網絡主權」議案（下稱《議案》），計劃由下個月初開始將網絡流量引導至通訊監管機構聯邦電信、信息技術和大眾傳媒監督局（下稱監督局）控制的網絡供應商，並建立自己的域名系統（DNS）。簡言之，俄國要建立獨立自主的互聯網，必要時能在切斷與國際網絡連繫下，仍能獨立運作。俄羅斯總統普京強人形象的其中一面，是他聲稱自己甚少上網，甚至沒有智能電話，又指出「互聯網只是美國中情局的工具」。在美國推進第三次「抵消戰略」（Offset Strategy）時網絡信息將成為爭戰勝敗的主因之一，普京政府試圖「斷網」之舉的可行性，以及俄國網絡自由的前景，都成為關心全球網絡管治的重要課題。

克里姆林宮聲稱俄國將面臨美國的網絡威脅，有必要通過《議案》鞏固國家網路安全措施。不過，互聯網以分散式系統運行，美國要將俄國與全球網絡連繫切斷，技術上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反之亦然，誠如甲骨文旗下科技公司 Dyn 首席科學家占·高爾（Jim Cowie）指出，俄國擁有超過三百家網絡供應商（ISP）負責連結俄國和外國網絡，終止它們服務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議案》將三百多家網絡供應商的工作集中於監督局身上，也是強行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世上致力「斷網」的例子，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埃及和敘利亞，但它們分別只有十個和兩個 ISP。都柏林城市大學教授 Tanya Lokot 直言，《議案》落實後俄國只有單一網絡供應商，俄國網絡系統反而會變得更脆弱，執行《議案》時，監督局將面臨眾多意想不到的技術難題。年前俄國當局封殺通訊軟件 Telegram 時，誤封其他公營機構和商業網站，造成嚴重網絡癱瘓。

據專家估計，當局需斥資二百五十億盧布（折合約三點七億美元）興建完備的系統，處理俄國境內龐大網絡流量。另外，俄國政府還要向企業賠償相關的經濟損失，每年賠償金額高達一千三百五十億盧布。俄國政府至今仍未交代相關費用如何安排融資。

近年網絡自由受到限制

根據國際人權組織 Agora 透露，二零一七年俄羅斯錄得十一萬五千七百零六宗違反網絡自由的個案，當中大多數為非法封鎖或屏蔽網絡資訊。《議案》授予有關當局更多權力干預網絡流量，難免惹人質疑俄國藉此加強網絡審查和限制言論自由。

俄國獨立民調機構利維達中心（Levada Cente）發現國內活躍的網絡用戶較積極參與社會和政治事務，如投票、參與政黨活動、示威等。二零一一年俄國爆發大型反政府示威，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透過網誌和社交平台鼓動群眾上街，打算發動俄國的「茉莉花革命」。自此，俄國政府不斷立法收窄網絡自由。二零一

二年，俄國立法將含有害內容（如兒童色情、毒品、極端主義等）的網頁列入黑名單。二零一四年，俄國立法要求外國社交網站、通訊程式及搜尋器等，將當地用戶資料儲存於俄國境內最少六個月；同年，俄國將《極端主義法》延伸至網絡空間，在社交網站點讚和轉發不當內容可遭處罰。二零一七年，俄國立法規管網絡上涉及仇恨言論的內容。

俄國人可以訪問 Google、YouTube、Instagram 等外國網站，但由於語言隔閡，俄國自家擁有的俄語網站（RuNet）仍然較受歡迎，而克里姆林宮近年就向它們施壓。根據 Similar Web 調查，二零一九年最受俄國人歡迎的「俄網」為 Yandex 和 Vkontakte。被視為俄版 Google 的 Yandex 是俄國主要搜尋器，市場佔有率達百分之五十二，在荷蘭註冊和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儘管 Yandex 避過親政府組織的敵意收購，但仍需遵守俄國法例；自二零一四年起，只有已向監督局註冊的新聞網頁才會出現於 Yandex 新聞的搜尋結果。納瓦爾尼早前投訴他的反貪運動遭到 Yandex 新聞屏蔽。Vkontakte 則是俄版 Facebook，為俄語人士的主要網絡社交平台。二零一四年，創辦人 Pavel Durov 被迫出售 Vkontakte 的控制權予親政府大亨，並流亡美國。

俄國政府對人民的網絡空間咄咄進逼，但老百姓卻似乎逆來順受。根據全俄羅斯民調研究中心（VTsIOM）的調查，百分之五十八的俄國人支持政府在緊急情況下或爆發大型示威時封鎖互聯網。民調又顯示，百分之四十二受訪者相信外國會利用互聯網攻擊俄國。長久以來，俄國人被灌輸圍城心態，被警告俄羅斯常年四面受敵；在草木皆兵的處境之下，政府要將主權置於人權之上。「圍城」之說既為普京的高壓管治開脫，亦合理化了莫斯科要將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納入為其勢力範圍之內。自烏克蘭危機以來，克宮渲染孤立主義，強調俄國要獨立自強，面對西方經濟制裁，人民要捨棄安逸以換取強大國防來捍衛國家主權，網民放棄網絡自由來保障國家網絡主權和國土安全，儼然合理不過？

普京認同中國網絡管制

俄方認為網絡管制乃大勢所趨，即使西方民主國家也有立法規管網絡空間。普京曾為中國的網絡監控辯護，指中國人口眾多，管制有理；他又稱「所謂網絡自由早已不復存在，全球各國都有立法規管網絡行為」。

現在身處俄羅斯的美國前中央情報局成員斯諾登（Edward Snowden），於二零一三年向媒體揭發美國政府監控國民通訊；二零一七年，德國通過《網絡執行法》，規定社交媒體平台必須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刪除涉及仇恨言論的內容，否則將面臨巨額罰款；去年歐洲人權法院裁定英國的大規模監控計劃侵犯國民私隱權；也在去年法國通過「假新聞」法案，打擊選舉期間在網絡社交平台散播假消息。由此看來，俄方只不過是「真小人」，西方國家才是「偽君子」，俄國《議案》只是在網絡安全上先行一步而已。

在國際層面上，莫斯科也嘗試搶奪全球網絡規範的話語權。俄羅斯、中國和其他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早於二零一一年草擬《國際信息安全行為準則》，內容著眼於國家主權和網絡管制。它們多次向聯合國大會遞交草案，但都不獲接納。美國、歐盟和其他西方國家批評草案未有清楚定義網絡威脅，擔心有極權國家會藉此合理化網

絡審查和監控。西方陣營提出對立的網絡治理模式，主張開放和自由等原則——理論或許動聽，卻缺乏實際措施。

Levada Center 調查發現百分之四十一俄國年輕人（十八至二十四歲）希望移民，較整體受訪者高兩倍。毗鄰俄國的愛沙尼亞積極推廣「新創」（Startup），已經吸引了不少年輕俄國人移居創業。俄國政府擔憂國土安全威脅，如何同時考慮到國家的長遠發展？

俄全力發展區塊鏈

而普京熱衷於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並致力推動俄羅斯發展數碼經濟。不過，區塊鏈技術主張去中心化，與上述《議案》的新措施背道而馳。收緊網絡自由阻礙俄國吸納科研人才，更可能迫使國民遷往其他國家發展。

即使只是聚焦在軍事戰略，雖然華文傳媒都傾向將年前開始美軍著力提倡的第三次「抵消戰略」詮釋為針對中國解放軍，但相信俄羅斯的軍事復興不可能不是美軍的顧慮之內，但關鍵其實在於這戰略著重網絡化、信息主導，若只論勝負而不辨君子小人，參謀長聯席會議副主席保羅·塞爾瓦（Paul Selva）的論說對克里姆林宮不無反思價值：在一個信息自由的國家，軍人能全方位掌握信息，便於在自動化作戰時做出最佳決定，當作戰網絡癱瘓時也能主動採取最佳應對措施；但是在一個專制和信息不自由的國家，不利於軍人們在作戰時快速精準地採取行動。

（王家豪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研究助理，羅金義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